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類釋 目錄

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施培應

謄錄監生臣王英紱

毛詩類釋原序

臣幼讀論語孔子語學詩之益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若是乎博物之學亦聖人所不廢也臣每病夫説詩者大義未明輙舉名物注疏填塞行間使前後意義亘斷學者心志眩惑後復遇一名一物輙云已見某卷繙閱為難又不免重複脱漏因於所著訂詁一舉而空之後復輯類釋一項曰天文曰地理曰山曰水曰時令曰祭祀曰官制曰禮器曰樂器曰兵器曰農器曰宫室曰

衣服曰草曰木曰鳥曰獸曰蟲曰魚曰車曰馬凡二十一類上遡爾雅考工記旁及宋元諸儒所撰草木蟲魚疏埤雅下逮本草靡不搜輯備載此無味之味先儒所謂雞肋也然於地理知衛地即紂舊都武王當日誥戒康叔未行而留任司寇康叔未嘗就封於衛如周公留相王室亦終身未嘗之魯也邶鄘衛是三地名而非三國詩分為三者乃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於釋山知崧高維嶽是雍州之

嶽山見爾雅及周官職方與中嶽嵩高無涉於釋水知漆沮一名洛水此從同州府朝邑入渭非伊洛之洛從鞏縣入河者而緜詩潛頌之漆沮又出鳳翔府扶風縣至西安府臨潼入渭北去同州府朝邑又二百五十里於時令知公劉在夏時已自以子月紀數古時三正原自通行於祭祀知禘禮及大饗明堂俱周公神明其德創舉斯典古今不同禮因時起於官制知唐虞時已有司徒司空之官故太王廼召司徒廼召司空至武王伐

商更立司馬制度實先周官而有於兵器知古之甲冑皆犀兕為之朱子亦云革甲冑之屬不知何時始用金於宮室知君子陽陽為伶官不得志之作楚茨樂具入奏而前堂之房與後寢相值由房入寢正伶官所有事與簡兮在前上處相似朱子謂婦人所作殊無意義於釋草知禾麻之麻實為八穀之一而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則為績絲所用二者較别於釋鳥知桑扈原有兩種有以性言者小雅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是也有以色言

者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是也兩者同名而異實於
釋馬知衛風騋牝三千及魯頌驈皇騂騏之盛俱以備
兵事故爾雅有戎事齊力尚強之文邱甸止出乘車之
人數耳司馬法言馬牛車乘俱從民間出者此係王莽
之偽造凡此皆前人所未嘗致疑者尋繹得之輒自有
味且關係亦自不小不止博物而已　臣愚昧無似生千
百年後抱遺經守故策譬如以管窺天而捫籥輒有創獲
不禁野人得芹而喜謹藉此為

右文之獻乾隆壬申八月朔日臣顧棟高謹序

毛詩類釋目錄　　詩類

續編

釋言

卷下

釋訓

臣等謹案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震滄無錫人康熙庚子

舉人官内閣中書舍人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授國子監司業後

特恩加祭酒銜終於家是編成於乾隆壬申序文

案語皆稱臣蓋經進之本凡分二十一類其序
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釋地理知邶鄘衛乃三
地名非三國名於釋山知崧高維嶽乃吳岳
非中岳於釋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縣詩潛頌
之漆沮於釋時令知公劉已先以建子為正
於釋祭祀知禘與大饗明堂俱周公創舉於
釋官職知司徒司空司馬皆在周官以前於
釋兵器知古甲皆用革於釋宮室知君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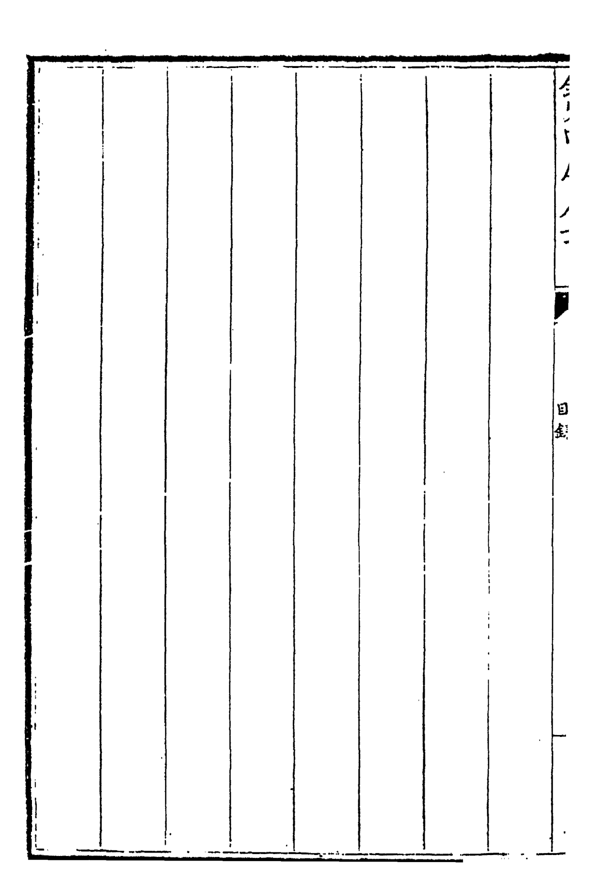
陽乃伶官之詩非婦人所作於釋草知麻有二種於釋鳥知桑扈亦有二種於釋馬知衛風騋牝魯頌牧馬俱以備兵事司馬法所云馬牛車乘俱出於民者乃王莽偽託之文令考其書禘及大享明堂一條司徒司馬一條皆與序文不相應未喻何故其邶鄘衛一條為顧炎武說崧高一條為閻若璩說漆沮一條為許謙說公劉用予正一條為毛萇說古

甲用革一條為陳祥道說麻有二種一條為蔡卞說桑扈有二種一條為陸佃說卭旬不出馬牛一條為李濂說惟君子陽陽一條以楚茨之文證小序為自出新意耳然諸家說詩名物多泛濫以炫博此書則採録舊說頗為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於說詩亦不為無裨也其續編三卷則成於乾隆癸酉取爾雅釋詁釋

言釋訓之文有關於詩者摘而録之亦畧為疏解葢訓詁名物相輔而行之義以爾雅核之尚缺知匹也言戒也二條或繕稿時偶誤脱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毛詩類釋卷一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天文

心宿　即大火

召南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

綢繆詩曰三星在天苕之華曰三星在罶鄭皆指為心以心為列宿之尊元命苞云心為天王公羊亦曰心為大辰故鄭言三星皆以心言之毛以綢繆之三星為參者以刺昏姻不得其時特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戸惟參為然故知非心也　心亦為大火豳風七月流火鄭曰大火者寒暑之候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大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以六月之昏加於

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劉氏瑾曰此特據周初而言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則大火昏中在五月至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火星中七月西流於地之末位此詩上述豳俗當夏商時而言七月流火者周公特據當時所見而言耳　孔疏曰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左傳火中火見詩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言此說專主心未知孰是

孔疏又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往是其異也又須夜晚始往及早來㝎命不同言此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

臣謹案天子所居六寢路寢一燕寢五直北為后之六宮由宮而達於寢為永巷所謂壼也閽寺守

之男不入女不出諸侯則三宫三寢凡進御天子諸侯無往就之理雖后夫人亦由永巷入御於君但早晚之時異耳周禮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無以色升以愛選三千寵愛獨在一身之事觀此詩可槩見矣

柳宿

孔疏曰毛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

咮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咮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一時俱在東方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心在東方三月時噣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

參宿

第二章曰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云參伐也昴留也鄭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孔疏曰天文志

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鋭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亦得統參故此言參伐也

昴宿

孔疏曰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也言物成就繫

留彼昴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

臣謹案朱子不取毛鄭三星五噣之說第云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意以三五即所見之小星以釋首章猶可至次章維參與昴則說不通矣參昴是列宿之尊者朱子於此便無說上下文不相聯貫毛鄭謂小星賤妾自況三五及參昴以比夫人即下寔命不猶意自朱子謂其於義無所取而詩緝及補傳遂謂夫人一而已豈可比以三五

參昴雖大星亦止可喻娣媵寔命不猶謂與娣媵不相若泥滯特甚逮下當首及娣媵此詩當即娣媵所作而云衆妾不敢望如娣媵殊無謂不如從古注爲妥

女宿

大東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鄭云襄駕也每辰一移駕從旦至莫爲辰有七因謂之七襄疏曰織女三星鼎足望之跂然而成三角晝夜各六辰舉其終始故言

七謂自卯至酉也又織女之駕有西無東不如人之織相報而成章是有空名無實用也自此至箕斗皆言其有名無實喻王之官司虛設而無所用

牛宿

第六章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毛云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箱大車之箱鄭云牽牛不可以為駕車之用

畢宿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毛云畢所以掩兔鄭云祭器有畢

所以助載鼎實今但施於行列而已何嘗見其可用乎 畢又為陰星漸漸之石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云月離陰星則雨洪範星有好雨是也

箕宿 斗宿

末章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叕疏曰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在室東故稱東壁井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

北斗也

劉氏瑾曰此謂南斗夏秋之間見南方者也

臣謹案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天文箕主口舌故亦以喻讒人巷伯之詩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是也詩緝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室宿

鄘風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晉天文志營室二星一曰

玄宫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疏曰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定正也天下作宫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夏正十月之中氣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

劉氏瑾曰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房宿

吉日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毛云伯馬祖也鄭云馬祖天駟晉天文志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爾雅注龍為天馬故房謂之天駟

許氏謙曰馬祖常祭在春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通典隋制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以剛日

臣謹案此雖隋禮其初必有所考想三代之禮大

暑如此

氐宿

節南山云尹氏太師維周之氐毛云氐本也太師為周根本之臣詩緝解頤新語曰爾雅云氐星名天根也說者謂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不必改字作柢

雲漢

雲漢天河也河精上為天漢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詩言雲漢者三而取義各別棫樸之詩曰倬彼雲漢

為章于天言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喜而幸之之詞也雲漢之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令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怨而訴之之詞也大東之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言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是有明而無所用以下諸星皆取有名無實為義又是一種怨訴立言之妙越到怨咨越有味故曰愁苦之辭易好

啓明　長庚

大東之六章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云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鄭云二星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疏曰或一星或二星未能審也

李氏樗曰啓明即太白也爾雅曰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之母夢長庚星而生白因字太白韓氏愈詩曰太白配殘月

蘇軾詩亦云長庚至曉猶陪月則是以長庚為太白也鄭氏樵乃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此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則又似是二星不得混而為一也不如待知天文者而問之

蝃蝀

鄘風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毛云蝃蝀虹也疏曰俗呼為美人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

曰蜺

臣謹案朝隮于西朱傳據周禮十煇九曰隮即虹也崇朝其雨謂其雨終朝而止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與上章刺譏一例詩緝乃從補傳說謂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得理之正故能陰陽和而雨今亦無從置辨但下二句立文不異何所據以為首章戒其淫奔次章則陳昏姻之正禮乎其誤蓋自程子以東西二字立義耳南軒謂蝃蝀見則

雨止初無東西之分足正此說之謬李氏樗曰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總為不正之氣以喻淫奔耳豈有得正之理乎宜一從朱傳

日食　月食

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疏曰日食者月掩之也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一食而有二象故為亦甚惡也

朱傳曰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于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凡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合朔

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則亦不食若其反是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陳氏埴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食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纔遇此際亦為陰陽戹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

歐陽修唐書歷志叙曰以戊寅麟德歷推春秋日蝕大槩皆入蝕限於歷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也或過至未分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歷當蝕半彊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歷當蝕大半時

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日亦不蝕時羣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

臣謹案歐陽此條論極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應止有三十六食則知應食而不書者尚多或疑春秋時無德以當此然則開元十二十三年亦未必有德之動天又何疑於春秋之世乎麟德歷係唐李淳風所造推筭極精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

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

風雨

北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李廵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䟽曰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寛仁似凱風七子難長養似棘也

北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爾雅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為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疏曰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主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

邶風北風其凉雨雪其雱

爾雅北風謂之凉風北方寒凉之風也月令孟秋之月凉風至疏曰風雪並喻君虐箋獨言凉風者風非所以害物但北風寒凉故害萬物與常風異

大雅桑柔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爾雅西風謂之泰風泰同大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疏曰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來自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以喻賢愚所為各由其性

小雅谷風維風及頹

爾雅焚輪謂之頹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頹下也迴風從下上曰猋猋上也疏曰迴風從上而下力薄

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迸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既與相扶而上則於

爾雅焚為㷂不復為頹矣

小雅蓼莪飄風發發

爾雅迴風為飄郭云旋風也

邶風終風且暴

爾雅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隂雨不興而大風暴起則為風之暴疾

又終風且霾

爾雅風而雨土曰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又終風且曀

爾雅陰而風為曀孫炎曰雲風曀日光

豳風東山零雨其濛

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雺雺聲近蒙郭云言蒙昧洪範言曰雺鄭注云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詩云零雨其濛則雺是天氣下降地氣不應蒙暗之象

小雅信南山益之以霡霂

爾雅小雨謂之霡霂李巡云水雪俱下按此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中間無雪事而云水雪俱下妄矣

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爾雅雨霓謂之霄雪霓與霰音義同水雪雜下也因名霄雪霄即消也疏曰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則大雪矣喻王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二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地理

周南　召南

周在今陜西鳳翔府岐山縣太王避狄難自豳始遷於此因改國號曰周商王帝乙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文王作邑于豐因

以岐邦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豐在今西安府鄠縣西去岐山縣三百餘里

王應麟曰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臣謹案周公封魯召公封燕此二公所封之國也春秋時周召則平王東遷以後別賜周召之采地也周召分陜則武王克商後以周召分主天下之諸侯也均與周南召南無涉此在紂之世文王遷豐令周召攝治此時岐周只百里耳周召只如今

藩臬同城理事不可劃定某處為周某處為召孔疏曰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則周內之別名也蘇氏轍曰文王治周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其說是矣若說分陝而治則文王時尚未有陝安得周召分之

許氏謙曰文王四十九年甲子遷豐是時年已九十六歲逾一年而薨然則二南之詩正作於都岐之日

而分周召之治亦在都岐之時以岐為周召采邑則在遷豐之後歟

傳氏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岐成於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於周公之作樂朱子曰公羊分陝之説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又曰分岐之説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狹蓋僅得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無此理

臣謹案尚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此時猶循周召分陜舊規矩其為今日某某地界則先儒從來無明文竊以東方西方俱主王畿之東西而言鎬京本偏在西則分陜或當如公羊説蓋三代時萬國諸侯各自行政不關白於方伯只是掌其黜陟耳事簡故得如此若後世則斷無此事矣

李氏曰江漢汝墳即陜之東也江沱即陜之西也曹

氏曰繫之周公則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蓋武王伐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爲助其服周之化久矣召伯能以先王之教推明於其國是以見美

邶鄘衛

衛本紂都今衛輝府淇縣東北有朝歌城張洽傳以爲在淇縣北關西社是也邶城在府治汲縣東北鄘城在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

臣謹案邶鄘衛三地名非三國也詩分為三者顧炎武謂此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非夫子之舊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宫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俱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　案晉滅魏而存魏風鄭滅檜而存檜風者聖人不與晉鄭之滅國而檜君好潔

衣服䰟俗儉嗇狹隘亦可以為鑒戒故並存之若

邶鄘所咏皆衛事自非與此一例炎武又云其地

相距不過百餘里何得於百里之内立此三監班

謂邶鄘俱有封國至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則立

國不滿十年聖人何為存之

漕　楚丘

漕今衛輝府滑縣治　楚丘在縣東六十里

臣謹案衛都淇縣在河北至東徙渡河野處漕邑

則在河南矣漕杜注云衛下邑疏云當在河東不
注里數詩云升漕虛以望楚丘可以一望而得疑
未必有六十里之遠
春秋時有兩楚丘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在山
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已氏之邑凡伯過其
地因刼畧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
成武與漕縣連境其一爲僖四年衛遷於楚丘在
滑縣東六十里漢爲白馬縣水經注曰白馬濟有

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縣一在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為名為南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即桓公封衛者為北楚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衛南縣杜佑通典曰白馬春秋衛漕邑衛南衛文公所徙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及舊唐書所載並同朱子詩集傳亦云漕楚丘皆在滑州尤顯然較著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曰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

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定說春秋於凡伯傳則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蓋兩失之孔穎達疏定之方中胸無定見兩岐其說曰漢之郡境已不同故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不知杜云濟陰成武縣者乃是凡伯傳之楚丘與衛無涉鄭疑在東郡東郡今之東昌府亦與滑縣絶遠傳寅又曰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案東昌府之堂邑縣與兖州府之成武

縣相去四百五十里如何云望楚與堂乎堂只是楚丘之旁邑但今不可考耳總因兩楚丘相混致班固一誤孔穎達再誤傅寅三誤而近日皇輿表於兖州府成武縣亦注云衛楚丘邑沿譌襲謬千載同病茲因考詩地理而附識於此

沬　桑中　頓丘　浚

沬即書所云沬邦是紂都朝歌之地今為衛輝府淇縣春秋時在大河之北邶風曰亦流于淇鄘風曰送我

淇上衛風曰瞻彼淇奥故今日猶以淇名縣曰古朝歌自文公遷河南楚丘而河内殷墟更屬於晉桑中在淇縣境頓丘漢東郡有頓丘縣案東郡今山東東昌府疑此女未必如此之遠送只當在淇水之北浚亦衛邑自漢以下並為浚儀縣至宋真宗改浚儀為祥符縣為開封府治今因之

淇園

戴凱之曰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

閻氏若璩曰朱子於淇奥篇集傳謂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據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為矢以給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毛詩所詠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惟菉音夬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菉竹者乃菉竹非常竹也亦可

以備異聞

臣猶記少時湯陰縣令楊銘敦謂臣曰今世淇上無竹詩所咏菉竹正以其難得而言耳臣初亦未之信謂下淇園之竹以為揵是淇竹明證及閲酈道元之言則知晉世已無有竹不自今時矣因思毛傳解綠竹曰綠王芻竹篇竹明係二物不是今時之竹正義曰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别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郭璞注綠為綠

縟草今呼鵾脚莎篇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緑竹其說支離又物不經見且以為二物則與下青青如簀俱不合閻氏此條知是竹之别一種且唯淇園有竹非淇上槩有竹也意殷紂之竹箭園至二漢之初猶存故漢武寇恂得而用之非淇川上遍植此物且以為竹則與下二章義俱不礙較注疏似更得情

黎

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蘇氏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被之

臣謹案黎國在上黨壺關縣是在衛之西詩文匪車不東政自明白易曉而毛鄭解特謬言衛之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鄭又曲為之説曰黎在衛西今所寓在

衛東是屬鑿空添出且與下二句意一直無餘味其解蒙戎語尤拙此只言裘之敝是久客之况總之此與下第四章上二句是說黎下二句是責衛言客久而裘敝矣非我之車不來東告於汝但衛之臣子莫與同憂耳且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而竟塞耳不聞何哉語曲折而意極自然此為定解東萊解亦費力朱傳及嚴緝得之矣

泚　瀰　干　言　須

泲禰毛第云地名不詳何地鄭於干言第云猶泲禰未聞逺近同異而王應麟云泲同濟禹貢導沈水東流為泲東郡臨邑有泲廟寰宇記大禰溝在曹州寃句縣北七十里隋志邢州内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陸奎勲因謂此衛女嫁邢者所作　臣謂邢衛同姓衛女無嫁邢之理若下嫁邢之大夫則衛大邢小邢安敢以大夫而伉諸侯詳見訂詁中竊意毛鄭已不詳處所不必强

為之說也須孔疏云須與漕相連明亦在滑縣界

王

今河南府洛陽縣城內西偏即周王城故址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周公所營洛邑為朝會之地成周在今洛陽縣城東二十里周公處殷頑民之地在瀍水之東亦曰下都與王城相去十八里平王東遷居王城至景王凡十一世敬王畏子朝餘黨徙都成周以其狹小請諸侯城之而王城廢至赧王復居之

顧氏炎武曰周初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劉元城曰邶鄘衛本商之畿内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然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乃范甯以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

又曰自幽王以上太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

詩無正風

臣謹案炎武謂今十二國之風見存者悉東遷以後之詩其盛世之詩則燬於驪山之禍孔子之所不得見足為千古未發但猶以正變立說不免錮於習見東遷以後何嘗無正風如唐之蟋蟀齊之雞鳴秦之無衣小戎鄭之緇衣衛之淇奥自難以

變名之蓋當時賢侯如晉文侯秦襄公鄭衛二武俱能宣力王室與西周之詩何異乃拘於正變者則謂蟋蟀為刺晉僖公儉不中禮雞鳴為刺齊哀公荒淫怠慢無衣為刺其君好攻戰至緇衣淇奥難以言刺只得云美既曰美又如何云變乎至豳風七月亦以為變而王氏通有君臣相疑之言嗚呼詩之本旨於是乎亡矣

鄭

鄭今為河南許州府之新鄭縣初宣王封弟友於鄭居咸林為今陝西同州府之華州幽王時桓公寄帑於虢檜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其地號曰新鄭以別於初封之鄭也故城在今縣治西北

齊

齊今為山東青州府之臨淄縣班固曰臨淄名營邱師尚父所封以地臨淄水而名齊世世都此故城在今縣治北

魏

魏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東北七里有古魏城不知其始封姬姓春秋閔元年滅於晉賜大夫畢萬為邑因姓魏氏

唐

成王封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今為山西太原府之太原縣子爕父改國號曰晉地名晉陽以在晉水之北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又五世至穆侯遷於絳亦

曰翼今為平陽府之翼城縣

沃鵠

昭侯封桓叔於曲沃子莊伯浸强至孫武公遂滅翼自曲沃徙都之歷三世凡六十七年晉分入魏魏亡入秦秦謂之左邑水經注左邑故曲沃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漢武帝分置聞喜縣左邑故城在今聞喜縣治東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故詩人以為激揚之水

秦

孝王封非子於秦今陝西秦州清水縣莊公徙西故犬邱秦州西南百二十里西縣故城是寧公遷平陽在今鳳翔府郿縣西四十六里德公遷雍今為鳳翔府治自車鄰美秦仲駟驖小戎蒹葭終南皆襄公時詩此時居秦州穆公為德公子以下則居鳳翔矣

臣謹案史記秦文公收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岐為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則豐鎬故京在岐之東

秦未嘗有也可見平桓之世晉未滅虢東西周猶通封畿虢令猶行於西土虢鄭遺地之在畿内者尚無恙黍離詩人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破瓦頹垣依然故物使秦有其地當更營建無復此景象矣所以莊二十一年莊王與虢酒泉猶在同州府澄城縣而虢公敗犬戎於渭汭猶在西周之封内也自晉滅虢斷桃林之隘而秦穆亦東竟至河築壘為王城以塞其路而故京遂判若異域僖十

五年獲晉侯舍諸靈臺靈臺在西安府鄠縣豐鎬之側自是周之遺地盡入於秦西歸之好音絶矣自晉獻秦繆始也乃知鄭詩譜謂秦襄公逐戎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者其説誠跡謬當以史記為正

陳

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今為河南陳州府治

淮寧縣

宛丘 東門之池

毛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又城内東北隅有池即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檜

祝融後妘姓今河南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有古檜城平王東遷為鄭武公所滅僖三十三年文夫人葬公子瑕於檜城之下檜與鄶通

曹

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為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春秋哀八年為宋所滅

豳

許氏謙曰豳即邠州唐開元時改豳字為邠今為陝西西安府邠州三水縣郡縣志古豳城在縣西三十里公劉所遷前后稷封邰在今西安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詩所謂即有邰家室是也又百泉溥原流泉俱在今三水縣界

顧氏炎武曰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鴟鴞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謂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者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

鎬京

王海曰今京兆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郡縣志周武王

宮即鎬京也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淪陷焉　鎬與滈同括地志滈水源出長安縣西北滈池水經注滈水承滈池北流入渭秦始皇本紀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滈池君服虔曰水神也江神以璧遺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亦曰鎬池古史考武王遷鎬長安豐亭滈池也是鎬京因鎬池而得名自漢武穿池於此以習舟師侈大其制水盡入昆明池而鎬京遺蹟不可復問

矣

摯

毛氏曰摯國名任姓仲虺之後唐世系表仲虺居薛臣扈祖已皆其胄裔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太任母家也傅氏曰詩云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則摯為殷畿内國

莘

世本莘國名姒姓禹後唐世系表啓封支子於莘水經

注郃陽城故有莘邑太姒母家也水經注郃陽城南有瀵音糞水東流注於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閻氏若璩云太姒所産之莘國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若伊尹耕莘之莘則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距湯都商邱不過四百里殷時原有兩莘國

牧野

通典衛州汲縣牧野之地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

朝歌今為衛輝府淇縣牧野今為衛輝府治汲縣地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臯跨澤悉牧野之地故詩稱牧野洋洋今新鄉縣亦有牧村即古牧野蓋其地極廣

虞芮

郡縣志故虞城在陜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陜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晉太康地紀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閒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即虞芮爭

田讓為閒田之所

臣謹案春秋時有虞國公爵仲雍之後虞仲所封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僖五年滅於晉顧命有芮伯亦姬姓國在陜西同州府城南僖二十年滅於秦其殷時之虞芮已絶不復封虞即前時之虞地芮則在河以西同州府與秦接界今山西芮城縣乃殷時芮國非春秋之芮也

阮　共　鮮原

張氏曰阮國名共阮國之地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　孔氏曰鮮原亦在岐山之南去太王舊都不遠文王徙宅於程即此朱子曰今在京兆府咸陽縣豐在今鄠縣東三十五里文王又自程遷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周地西迫戎狄自岐遷程自程遷豐自豐遷鎬西遠戎而東即華也

靈臺　靈囿　靈沼　辟廱

三輔黄圖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

二十步文王之辟廱在焉囿在縣西四十二里沼在
縣西三十里又鎬京辟廱武王之學戴氏曰武王都
鎬為四方來朝者衆豐不足以容之先作辟廱以養
人才閻氏若璩曰三輔黄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
十二里王應麟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
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
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
以予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

圉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論者徒執岐山國僅百里圉安得有如許大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又案括地志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至唐太宗時猶存

焦穫　鎬　方

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朱傳曰今在耀州三原縣案耀州三原今屬陝西西安府鎬顔師古以為非豐鎬之鎬但不能名其所在方即

南仲所城之朔方朱傳以為今靈夏等州之地今為陜西寧夏衛蓋此時玁狁自西北來也

涇陽　太原

顧氏炎武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俱不詳其地朱子謂今太原陽曲縣殆未然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宣王料民太原亦以其地近邊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愚意此詩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禹貢涇

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元和郡縣志原州平凉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凉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耳據炎武説則太原與涇陽本是一地在漢為涇陽縣在後魏曰原州今圖志亦曰平凉府平凉縣涇水出縣西南三十里至高陵縣入渭水以北為陽玁狁從朔方今寧夏衛入侵正當平凉涇水之北而吉

甫薄伐即於其地也
胡渭朏明曰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
平高唐爲原州治廣德元年没吐蕃節度使馬璘表
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
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州小爾
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
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
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

也案此說更勝至于二字纔有着落得不窮追之意若說涇陽即太原玁狁侵於此地而伐即於此地至于之義終不出

臣謹案涇陽非今日之涇陽縣太原非今日之太原府蓋玁狁從西北來而二地皆在東也朱子以朔方為今寧夏衛此說得之但以焦穫為今耀州三原縣亦未合耀州在今平涼之東五百里三原與今之涇陽縣接壤且去周之京師亦太近既巳

整居耀州必不迂道而西侵平凉也餘詳訂詁中

申　謝

申在今南陽府南陽縣曹氏曰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案棘陽縣今為新野縣

郿

在今鳳翔府郿縣朱傳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

江漢　常武

朱傳以江漢為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常武是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舊説以淮南今淮安府之山陽鹽城等縣淮北今安東清河等縣毛西河非之曰常武明言徐方既來徐方既同與淮夷何涉徐戎在徐地但欲伐徐戎則必循淮浦故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宣王特經歷淮北夷非伐淮北夷也　臣　案徐戎係今徐州春秋時彭城屬宋而戰國策樂毅曰淮北

宋地楚魏之所欲也是徐州亦有淮北之名矣

向

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軹縣唐省入孟州濟源縣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詩皇甫孔聖作都于向即此

蘇公

孔氏曰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

冦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内溫縣是東都畿内　春秋時蘇稱子此稱公者葢子爵而為三公鄭語蘇巳姓昆吾之後寰宇記故溫城在孟州溫縣西三十里詩序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周幽王時人

暴公

鄭氏曰暴畿内國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暴鄭地

郇伯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本侯爵以文王之子為州伯故曰郇伯嚴氏粲曰毛以為東西二大伯鄭以為牧下二伯孔以大伯惟有周召無郇侯當從鄭春秋僖二十四年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所謂郇瑕氏之墟也故城在猗氏縣西南四里郇與荀通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後為晉所滅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郡縣志栒邑故城

在邠州三水縣二十五里古郇國案邠州在秦境内與晉郇瑕氏絶遠且孤偃從公子入國濟河而後盟于郇明是河以東地而謂為邠州三水縣非也

坰野

郡縣志坰澤俗名連泉澤在兖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

常許

孔氏曰常為魯南鄙常或作嘗在薛之傍春秋莊三十

一年築臺于薛六國時齊孟嘗君食采於此亦號薛公是嘗與薛一地也許為魯西鄙即許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者後屬於鄭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周公廟朱子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所謂居常與許是也

毛詩類釋卷二